



杨思萦 / 作品

# 深蓝

D A R K B L U E

**【花火】首部概念电影，如鲠在喉的青春之殇**  
鬼才编剧杨思萦转型之作  
巧妙书写双线女主

她是顾迎蓝，最爱的少年不知去向；她是深深，被谎言推向绝境  
命运交织成网，八年骗局揭开真相；时光里的向日葵少年绝望转身

再见，亲爱的请别为我悲伤  
I said it's too late to apologize, it's too late

漓江出版社

DARK

BLUE

# 深蓝

杨思萦作品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蓝/杨思萦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407-5884-4

I. ①深…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4779 号

责任编辑:杨志友

特约编辑:准拟佳期

装帧设计:许 静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中国·湖南·望城·湖南出版科技园(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9 字数:157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9.8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731-88387676)



楔子 / 001

第一卷 土耳其蓝 / 005

顾迎蓝

- 01 失踪
- 02 回忆里的阳光
- 03 三人行
- 04 谎言抖落的尘埃
- 05 而现在，你已不在

第二卷 向日葵海 / 071

深深

- 01 如果流年不说话
- 02 利用
- 03 摧毁
- 04 我只是害怕错过了遇见
- 05 后来，寂寞开成死海

目录  
content



155 / 阿拉伯绿 第三卷  
顾迎蓝

- 寻找 01  
距离 02  
陷害 03  
我们都会笑着哭 04  
勇敢只给自己看 05

237 / 樱桃红 第四卷  
深深

- 只为一句好久不见 01  
世上最痛的痛是离开 02

263 / 钻石白 第五卷  
景临

- 如果这是真相，  
我宁愿从不知晓 01  
深蓝即是黑 02

## 楔子



“你到底想怎么样？”

加州提高音量，烦躁地把手里的铁杵重重地扔到了顾迎蓝面前。

顾迎蓝被巨大的声响吓了一跳，拿着保险单往后退了退，咽了咽口水，鼓足勇气道：“我知道你肯定认识深深。”她指着保险单上的名字，“这份保险是我男朋友景临在半年前投保的，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受益人到底是谁！我认识他八年，这八年中深深从未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今他已经消失三个多月了，你是我唯一能够找到他的线索，我只能来找你。我必须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请你告诉我。”

被加州撬断扣锁的抽屉倏然从柜子里滑了出来，伴随着一声巨响，溢满整个抽屉的明信片七零八落地掉到顾迎蓝面前。木地板在相互撞击的时候发出清晰的震感。顾迎蓝稳了稳身子，看到这些明信片里夹着的一张照片之后蓦地一惊，弯下腰刚准备捡起照片，就被大跨步走过来的加州一把推开：“我不认识你男朋友，你找错人了。”

顾迎蓝踉跄了一下，险些跌倒，急忙伸手拉住他：“保险单上写的是你的地址，只要你认识深深就行了！”

加州冰冷地看着对面不依不饶的顾迎蓝，把她抓在手臂上的手掰开，把明信片全都踢到一起，一字一句道：“我告诉过你了，她已经离开我三个月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更不想知道。”

“我不信！”顾迎蓝再次拽住他的手臂。电视机里的广告停止，跳出一段一对情侣在丽江殉情的专题报道。顾迎蓝扫了一眼电视里不断晃动着的镜头，咬紧嘴唇，忍住眼泪，又看向加州：“我只想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加州拾起遥控器关掉电视，看了看一片狼藉、灰尘满天的家，摇着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D A R K B L U E

---

## 第一卷 土耳其蓝

顾迎蓝



[01] 失踪

[02] 回忆里的阳光

[03] 三人行

[04] 谎言抖落的尘埃

[05] 而现在，你已不在

## [01] 失踪

凌晨四点。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顾迎蓝提着行李与加州一道从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走了出来。

城市还在沉睡，湿润的海风吹在身上有些许凉意。深蓝色的夜空绒布一样覆盖在头顶上方，偶尔有一辆轿车迅疾地从面前闪过。暖色的路灯，沿着城市的轮廓，绵延成一条流动的河。有轨电车要到六点才开始运营。于是，两人搭乘的士来到苏丹艾哈迈特区，找到预订的旅馆摆放行李。

木质阁楼里，浓厚的土耳其音乐风情地从楼下传来。顾迎蓝拉开棉布窗帘的一角，透过窗户，看见天边此时已被初生的晨曦抹上了一层绛紫色的光圈，辽阔的海平面像被泼洒了一整片海的橘子汁，散发出诱人的光泽。

左边是庄严肃穆的蓝色清真寺。六根笔直的传音塔默然竖立在巨大圆顶的周围，大小层叠的圆顶被大石头堆建起来。旋涡状的云朵飘浮在圆顶中央，更添了几许巍峨壮丽。

楼下传来摆放餐盘的轻微碰撞声，顾迎蓝听到加州的叫唤，快速跑了下去。

加州坐在餐厅的深处，已经叫好了早餐等她。加州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的一张纸出神，他身侧的落地窗帘被风吹起，有细微的光线不时照射在他的脸上，浓密的睫毛羽翼般轻微抖动，遮挡住了眸

底的重重阴影。

直到顾迎蓝走近，他才霍然惊醒，急忙把那张纸收起来，若无其事地把目光投向别处。

顾迎蓝看了看他刚才塞纸的背包，动了动嘴唇，却低头把玩起桌子上的一串蓝眼睛。

风情的土耳其音乐在柜台后面浓厚地响了起来，看着蓝色玻璃里恍如泪珠的挂件，顾迎蓝眼前忽然就闪过刚认识景临的时候，他那个刺目显眼的蓝色书包。似乎是某种宿命的牵引，在故事的最后，一不小心，把他们之间的线索给串联上了。

于是，自然而然地，沿着线索开始的方向，顾迎蓝想起了初一那一年的秋天。

在所有男生都背黑色或者灰色书包去参加军训的时候，景临背着一个巨大的土耳其蓝书包，显得鹤立鸡群。而当他得意扬扬地抓着书包的一角甩来甩去的时候，嗖的一声，书包挣脱他的掌心，直接就把前排的顾迎蓝砸趴下了。这之后，他便成了学校里轰动一时的“书包杀手”。但凡他拿着书包在甩的时候，五米范围内绝对没有人影。

顾迎蓝本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书包事件以后，两人反倒最先熟络起来，可是，不出半月，顾迎蓝刚因着他开朗的性格而生出的好感就烟消云散。

班里总会集结一堆男生，想方设法和女生以及班委作对，作为其代表的景临，简直就是顾迎蓝的克星。比如，他自己不交作业就算了，还总煽动别人跟他一样，每次都是以他为首的那一拨人放学后留下来补作业，导致身为班长的顾迎蓝为了收齐他们的作业，总是天黑以后才能回家，或者间接替他们受过挨骂，诸如此类。反正，和他沾边的，都没有一件好事。

所以，两人自那时起就水火不容，一有机会，绝对要整整对方才肯罢休。例如，有一段时间，学校门口忽然开了很多家奶茶店，景临一到下午就和一干男生把西米露或者珍珠奶茶里的珍珠单独吸出来，往女生身上或者椅子上喷，看到女生一脸狼狈，就笑得前俯后仰。最后，被逼无奈，女生只得找顾迎蓝求救，于是大家不时就会看到个子小小的顾迎蓝满学校追着景临猛打的身影。

后来，老师为了提高班级的整体成绩，把景临调到了她的座位后面。景临在老师面前表现得很不乐意，私底下对着顾迎蓝却不知笑得有多欢乐，就差在脸上写上“你死定了”四个大字了……

顾迎蓝轻笑起来，那时觉得无比痛苦，现在回忆起却溢满了幸福和快乐。不过，这并不能感染顾迎蓝对面的人。

在加州故意加重的几声咳嗽下，顾迎蓝猛地抽回思绪，看他一副无话可说的样子，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责备他的打扰。

加州耸耸肩，对她凶恶的眼神不以为意。过了半晌，他才淡然道：“说说你和景临的事情吧。”

“我没有什么要和你说的。”顾迎蓝没好气地嘟囔了一句，低下头吃早餐。

加州皱了皱眉，把刀叉放下，沉声道：“如果你打算继续用这副口吻说话，我想之后的旅程，你会觉得很无聊。更何况，如果你这么不想看见我，大可不必与我一道，深深或许会去的地方我已经给你了，你可以随时自己上路。”

听到加州的话，顾迎蓝正在叉奶酪的手一滞。

她虽然不能确定深深的那条线索是真是假，但要是这么一起继续走下去，往后大半个月都要待在一起，怎么着也是同伴，一直这样相处似乎自己也不会多舒服。更何况，她也并不是那种会端着架子演戏的人。就算加州之前不肯说他和深深是什么关系，顾迎蓝或多

或少能体会那种身边的人忽然就消失了的感觉。她和加州都是这次失踪事件的不知情者，他知道的或许并不比她多，他没有义务承担自己的不满和愤怒。

这样想着，顾迎蓝反倒因之前自己那些幼稚的举动笑了起来。面前的红茶在水杯里微微晃动了一下，她端起来，朝对面的加州敬了一下，正色道：“对不起。”

加州愣了愣，没有想到她变脸居然这么快。看到顾迎蓝眼睛眯成月牙的笑模样，加州的心底像有什么东西晃动了一下——他端起面前的红茶，一饮而尽——半晌才恢复平静。

顾迎蓝看到他喝下茶，就当他接受了自己的道歉，顿时有一种难以言明的轻松。餐厅外，裹着丝巾的土耳其妇女来来往往，系着的风铃在风里发出清脆的响声。顾迎蓝听着叮叮咚咚的轻微歌谣，深吸一口气，淡淡地说道：“我和景临相识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初二的时候他就转学了，我高一那年才又重新见到他……”

## [02] 回忆里的阳光

“不好了不好了！那两人又打起来了！谁也劝不住，你快去看看吧！”当学生会的同学冲进来拽景临的时候，景临正趴在桌子上睡得香甜。他迷迷糊糊地被人拉着在教学楼里一阵狂奔。

景临刚被拽到团委办公室，还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一只鞋子就飞到了他脸上，留下一个浅灰色的阴影，把他的脸顿时衬成了青绿色。

景临抹了一把脸，看向办公室里此时乱成一团的人们。

打架的莫名其妙吵了起来，而打架的那两人，则扯着彼此的头

发，面红耳赤地瞪着对方，怎么也不肯放手。那架势，要不是头发长，任谁都会把她们看成是两个大男生！

眼看着打架的两人又要开始新一轮的肉搏战，景临也来不及擦干净脸上的灰，迅速横到了她们中间，左右各抓一手冲她们大喊：“停！快住手！大白天在团委办公室打架滋事，你们俩不怕被记过啊！回头季千阳来了，看你们怎么交代！快停手，停手！别打了！”

原本处于上风的林荫音看到是景临来了，啊了一声，也不管和她打架的人了，急忙撤回手转到一边，拿出镜子，开始利索地整理妆容。顾迎蓝则随手抓了抓鸡窝一样的头发，单脚跳到门口，穿起刚才飞到景临脸上的鞋子，没好气地瞪他一眼：“多管闲事！”

好心没好报！

景临看她那副好心当驴肝肺的样子，气得差点晕过去，扯着嗓子阴阳怪气地问她：“敢问这一次，你们又是为什么打起来了？是为多出一份板报，还是为少拿了一份资料？啊，顾二愣子？”

顾迎蓝听到景临又在给她乱取外号，龇牙咧嘴地正要冲他开火，脑袋上忽起的栗暴疼得她跃起老高，她失声大喊：“是哪个不要命的偷袭我？”

“是我。”有气无力的声音从她身后虚弱地传了过来。

听到这个声音，顾迎蓝的脊背瞬间僵直，高举的拳头在空中愣住，身体像被上了发条似的，头扭了好几次才僵硬地扭过去，对身后的人扯扯嘴角，怯怯地道：“会长好。”

景临幸灾乐祸地冲她笑，把她的手给按下去，将她拉到旁边，小声嘀咕：“哟，你不是挺嚣张的吗？这会儿看到会长怎么蔫了？打呀？怎么不打了？”

顾迎蓝最讨厌景临这副奸人相了，正准备伸手从下边拧他一下

报复，季千阳却率先把她从景临旁边扒拉到林荫音旁边，颇为无奈地问两人：“学习部长和文艺部长，请问你们为何又在我这里打了起来？我记得你们好像上周才打了一次，不是说不会再犯了吗？”

季千阳的声音并不大，也没有要责备谁的味道，却莫名地有股威慑力，看似问的是她们，实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立即噤声，乖乖地挪到一边，大气不敢出地看着他。

见她们不说话，季千阳也没继续追问，扫了众人一眼，走到桌子面前。窗外的千日红热烈绽放，不小心伸进来的枝丫也不知被谁给折断，落了半截在桌面上。散开的花瓣和叶子七零八落地覆盖在一堆文件上面，季千阳的手半天也没能放下去，他幽幽地叹了一口气，看向引起事端的两人：“今天早上，我才把这里收拾干净……”

景临拧过头去努力憋笑，心想：你们就等着挨骂吧。顾迎蓝倒是反应快，猛地抬起头来，捏紧拳头挥了挥：“会长，我会重新收拾好的。保证你走时什么样，你来也什么样。”

“哎哟，开始邀功表功了啊，做表面工作，你倒是一点儿也不含糊。刚才让你把黑板报重画的时候，怎么就不见你这么积极了？”林荫音也不消停，立即就在旁边冷嘲热讽起来。

顾迎蓝回过头瞪她一眼：“有些人想做还没那个机会做呢。”

不知道两人上辈子是不是欠彼此债太多了，顾迎蓝话音刚落，林荫音张口就要反驳回去。景临看她们很有再次单挑的架势，急忙往两人面前一站：“打住！打住！”说着，交叉双手比出暂停的手势，“你们俩别逮着机会就开始掐啊！会长还在呢！”

季千阳没有理会旁边唧唧喳喳的三人，在凌乱的桌子翻了半天才找到自己想要的文件，随后，拿着一支笔慢悠悠地走到他们面前，敲了敲她俩的额头：“其他人都回去，你们俩留在这里给我打



扫干净。要是下次你们又在我这里打架，就别怪我让你们远远地离开这里了。明白？”

顾迎蓝一面对季千阳，不管他对她说的是什么，就总忍不住想对他微笑：“遵旨！”

季千阳看着对面笑容灿烂的女孩，原本还想教训的话，到了嘴边硬是说不出口，只得摇摇头离开了办公室。

“会长！”顾迎蓝像是想到了什么，季千阳前脚刚走，她后脚就追了出去，“会长你等我一下。”

季千阳停下脚步，温柔地冲她笑笑，干净的短发在阳光下闪烁着光泽：“怎么了？”

顾迎蓝犹豫着，本来早就练习了无数次的话，到了季千阳面前又忽然说不出来，吞吞吐吐半天才说道：“那个，白榕姐，她让我……”

“与我无关。”季千阳听到某个名字，脸色骤然一沉。四月温暖的风穿堂而过，却吹得顾迎蓝瑟缩了一下。她像做错事的小孩子，把头低低地埋在胸前，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她再次抬起头的时候，季千阳已经转头也不回地大跨步离开了。

顾迎蓝懊恼地敲了敲自己的脑袋，有些着急，想去追，却被一双手给拉住了。

景临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我说，人都走了，没必要去追了。”

顾迎蓝看着季千阳的背影消失在楼道深处，恨得牙痒痒：“你放开我！”

“现在放开你，那不是白把你拽住了吗？”景临撇撇嘴，理直气壮地把她往相反的方向拉过去。